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　　悟道法師主講　　（第一集）　　2003/3/17　　台灣華藏淨宗學會（複講19-7）　　檔名：WD19-005-0001

諸位觀眾，今天要來跟大家報告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。這篇文章是附在《了凡四訓》的後面，可以做《了凡四訓》的補充說明，《了凡四訓》沒有講到的地方，這篇文章可以做補充。這篇所講的都是對於世道人心真有利益的好文章，我們同樣把它當作寶典來受持，讀過之後自己更加應當深深的反省、檢點，尤其是生活在現代的社會，必須認真修學，才能夠趨吉避凶、轉災禍為吉祥。我們看文：

【明嘉靖時。江西俞公。諱都。字良臣。多才博學。十八歲為諸生。每試必高等。】

這位俞先生是明朝嘉靖時候的人，跟袁了凡先生是同一個時代。嘉靖年間國家做了不少事情，佛教裡也有一樁大事，就是方冊大藏經的刊行。從前《大藏經》都是摺疊的，像我們現在在寺院誦經拜懺的經本是一頁一頁折疊起來的。在嘉靖年間之前的經典都是摺疊的，摺疊的經典一直傳到我們現在還有，我們現在誦經、寺院拜懺的懺本，還有很多是用摺疊的。方冊就是將摺疊本的經書改成線裝，一張一張，像現代書本一樣，比較正方形，用線裝訂的，這就稱為「方冊」。《藏經》改成線裝本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就是嘉靖年間編印的。嘉靖年間編印的這部藏經叫做《嘉靖藏》，嘉靖是指年代，憨山大師（德清和尚）發起主其事。憨山大師是我們中國明末四大師之一，是我們佛教界禪宗的大德，同時發起方冊藏經，就是他發起來做這件事。他編輯地點在金山，所以《嘉靖藏》也叫做《金山藏》。經書從摺疊本轉變為線裝本，用線裝訂的，就是從

這個時候開始。所以嘉靖這個時代，我們佛門有這樁大事。近代出版的《中華大藏經》第二輯，原本就是《嘉靖藏》，在台灣有重新印刷。這部《藏經》流傳到現在已經有五百多年了。這是國家與佛教界都有這樣的盛事，因此感應道交的人也特別多。

『江西』是大陸江西省，有一位姓俞的先生，名叫『都』，字『良臣』。古時候的人有名有字，名是本名，字是字號，也就是他的外號。他的名叫「都」，都市的都；字號叫「良臣」，善良的良，君臣的臣。『多才博學』，就是他書念得很好，很有學問，很有才華。『十八歲為諸生』，「諸生」就是我們一般說的秀才。『每試必高等』，就是每一次考試他都成績很好，可見他確實有聰明過人之處，人很聰明。

【年及壯。家貧授徒。與同庠生十餘人。結文昌社。惜字。放生。戒淫殺口過。行之有年。前後應試七科。皆不中。生五子。四子病夭。其第三子。甚聰秀。左足底有雙痣。夫婦寶之。八歲戲於里中。遂失去。不知所之。生四女。僅存其一。妻以哭兒女故。兩目皆盲。公潦倒終年。貧窘益甚。自反無大過。慘膺天罰。】

這一段說出他壯年的時候非常潦倒，就是遭遇很差，家庭非常貧窮，遭遇種種不如意的事情。家境也不好，靠教書為生。古時候私塾，收學生，靠學生的家長供養一點薪水來過日子，所以家庭經濟很差；當然他那時候收的學生也不多，收入也不好。在這個時候他和同學十幾個人『結文昌社』，這個「社」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社團，一個社會團體。『同庠生』就是同年進學的同班同學，與他同一班的同學，和這些同學結一個文昌社，就是一個社團。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實行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依照文昌帝君的教訓來修學。我們現在印的《安士全書》上半部，就是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。古代的讀書人，普遍重視這篇文章。童子在七、八歲時，家

長或者是老師就教他背誦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。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裡還囑咐我們，家裡有子弟到了上學年齡的，就是要上學的年紀，大概六七歲、七八歲，就應當教他背《陰騭文》以及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這確實有好處。這兩篇文字都不長，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只有一千多字，《感應篇》也是如此，都是簡短的文章。

文昌社的同學力行《陰騭文》，遵守文昌帝君的遺訓。《陰騭文》裡，對於愛惜字紙、放生、戒淫、戒殺、戒妄語等，都說得很詳細。『行之有年』，就是這樣做了很多年，大家一起做好事。自從結文昌社那年在一起修行，過了很多年，俞先生『前後應試七科』，秀才晉升要考舉人，經過七次的考試都沒考中，從秀才考舉人始終沒考中。生了五個兒子，其中有四個兒子夭折了，孩子很小就死了，生五個死了四個，剩下老三。五個兒子死了四個，剩這個老三也走丟了，八歲時在村莊附近玩耍就失蹤了，也不知道哪裡去了。老三是最聰明的，八歲那年在外面玩耍失蹤了。四個女兒，也死了三個。所以俞公他總共有九個兒女，五個兒子、四個女兒，五個兒子死了四個，四個女兒死了三個，九個兒女死了七個，剩下二個。第三個兒子失蹤，就剩一個女兒而已，他的妻子在這種悲痛的情況之下常常哭，哭到兩眼都瞎了。『俞公潦倒終年，貧窘益甚』，俞先生的家境愈來愈困難，就是愈來愈艱苦，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愈來愈糟。『自反無大過』，自己反省好像沒有做過什麼大惡事，為什麼老天爺給他這麼重的懲罰？上天都沒有保佑他。

【年四十外。每歲臘月終。自寫黃疏。禱於灶神。求其上達。如是數年。亦無報應。至四十七歲時。】

『年四十外』，就是四十多歲，他四十多歲時候開始，每一年臘月三十，也是我們說的除夕夜，這是中國民間風俗祭祀灶神的時候，灶神爺將往天庭，把這家人的善惡都跟玉皇大帝報告。每個家

庭都有灶神，以前供養灶神的對聯是「上天奏好事」，就是灶神上天庭，跟玉皇上帝報告好事情；「下地保平安」，再下凡來保佑每個家庭的平安，這是過去供養灶神的一句對聯。俞先生他自己每年到這個時候，他就寫一篇疏文，像我們現在超度，用黃色紙，『自寫黃疏』，疏文用黃紙來寫。寫一寫，就把它燒化掉，拜託灶神爺帶到上帝那裡去。這樣過了好幾年，也沒有感應。每年這麼寫，寫疏文跟上帝報告，也沒有感應。一直到四十七歲那年，才有了感應。這個感應，下面就有說：

【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。舉室蕭然。淒涼相弔。】

『除夕』就是臘月三十，我們一般說除夕夜，除夕大家在圍爐，家中兒女都會回家團圓，圍爐。除夕夜，大部分我們中國民間習慣，除非是有特別的事，沒有特別的事，大部分都會回家與父母、兄弟大家團圓，圍爐，這是除夕夜。本來五個兒子、四個女兒，兒子死了四個，女兒死了三個，第三個兒子又失蹤，就剩下一個女兒。他的太太眼睛又瞎了，跟一個女兒，過除夕夜，三個人圍爐。這個情景當然非常淒涼，所以說『淒涼相弔』。從這幾句就可以知道俞先生的家境在那時有多淒慘。在這個時候：

【忽聞叩門聲。公秉燭視之。見一角巾皂服之士。鬚髮半蒼。長揖就座。口稱張姓。自遠路而歸。聞君家愁嘆。特來相慰。】

在這個時候，與他眼瞎的妻子和女兒，三個人圍爐的時候，忽然聽到門口有人敲門。古時候點蠟燭，『秉燭視之』，古時候沒有電燈，五百多年前，點蠟燭。他點了蠟燭，開門去看，看到一個人，『角巾皂服』。「角巾」是頭上紮一條布巾，我們看古裝戲，古人頭上頭髮用布巾紮起來，稱為角巾。是一般隱士用的，古時候有學問的讀書人隱居，大部分都是這種打扮。它不是一頂帽子，是一塊布，紮在頭頂上，這叫角巾。修道的人往往也是這種打扮，我們

現在去大陸，看道家的廟，道觀，道士、道姑也是有這種打扮。「皂服」，皂是黑色，像佛門海青黑色的，這稱為皂。他穿著黑色的長袍，看到這樣穿著打扮的一個人。這個人看起來『鬚髮半蒼』，就是他的鬍鬚（古人都有留鬍子）、他的頭髮一半是白的，「半蒼」就是白的，年歲大概五、六十歲的樣子。他點蠟燭開門看到這個人，這個人就『長揖就座』，「長揖」，古人雙手抱拳，在佛門是合掌，行禮，我們叫問訊。在中國民間，過去一般的禮節，雙手抱拳行禮，這叫長揖，佛門叫問訊。行禮後就坐下來，進來他家，坐在他家的椅子。這個人自我介紹，他姓張，『自遠路而歸』，出遠門，現在才回來。走到你家門口，聽到你家裡有愁嘆的聲音，哀愁嘆息的聲音，特地前來慰問。這是說明他的來意。聽到你們這家人很憂愁、哀嘆，好像很悲慘，經過這裡，特別來慰問，到底是什麼情形？這是說明他的來意。

【公心異其人。執禮甚恭。】

俞先生見到這個陌生人，心裡也感覺得很奇怪，但是看他的儀表談吐，又好像很不平凡，很有禮貌，不是一個普通人，所以對他非常恭敬。在這麼悽慘的時候，世態炎涼，誰會理他？哪有朋友會來慰問？尤其是除夕夜，臘月三十晚上，大家都回去圍爐，哪有時間來陪你？在這個時候有人來慰問，當然心裡感覺非常的安慰，所以對這個人他也很恭敬。下面俞先生就說出家庭的情形，他生平的遭遇。

【因言生平讀書積行。至今功名不遂。妻子不全。衣食不繼。且以歷焚灶疏。為張誦之。】

他就說出心裡滿腹的不平，他說自己確實是有才學，也很聰明，很有學問，可是一直到這麼大的年歲，已經四十七歲，『至今功名不遂』，從秀才要考舉人，考了七次都考不中。那時的讀書人，

唯一的出路就是功名，考秀才，考中舉人，去做官，這是唯一的出路。「學而優則仕」，有了功名之後，靠國家的俸祿，才能夠維持家庭的生活。讀書人要是考不到功名，家境就很清寒，沒有一點經濟基礎，相當的艱苦。從這裡我們能夠看到俞先生很苦，而且遭遇到種種不幸的事情，他的家庭裡面發生很多不幸的事情。他說出自己生平讀書與行持，也有做善事，讀書，好像沒有什麼大過失，為什麼到現在功名不遂？妻子不能保全，自己的太太眼睛瞎了，九個兒女死了七個，一個失蹤，『衣食不繼』，三餐都成問題。同時又說，這些年每年除夕夜都在灶神爺前燒疏文。他所寫的疏文都還記得，每年都有燒，把疏文的意思說給張先生聽。姓張的這個人就回答他：

【張曰。予知君家事久矣。】

張先生說，我對你家裡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，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了，你不必告訴我，我都知道。下面就是灶神對他說的話：

【君意惡太重。專務虛名。滿紙怨尤。瀆陳上帝。恐受罰不止此也。】

我們看到這段文就知道，俞先生遭遇到這些不幸的事情，怨天尤人。這段文是《了凡四訓》裡沒有提到的，必須要補充，所以這篇文章可以補充《了凡四訓》的不足。像俞先生這樣的事情，不只是了凡一個人遇到，俞淨意先生也遇到了。了凡是遇到雲谷禪師，他能夠改造命運，關鍵就是有機緣遇到高僧大德跟他開示，遇到雲谷禪師跟他開示，他知道明白這個理論方法境界了，他自己做個轉變，改過自新。這位俞先生是遇到灶神，雲谷禪師是人，是人間的人，灶神是神道，在六道裡面屬於鬼神道，遇到灶神同樣把命運改變過來。這位張公就說，俞先生的『意惡太重』，「意惡」就是心裡，經典講的貪瞋痴念頭太重。讀書積行，『專務虛名』。他自己

每年在灶神面前所燒的疏文，都是寫一些怨天尤人的文字，自己沒有一點檢討悔改的意思，從來沒有反省自己，都是怨恨別人。這是『瀆陳上帝』，對上帝很不敬，恐怕上帝給你的懲罰還不止如此，還會更淒慘，可能有更重大的災難在後頭。下面說：

【公大驚曰。】

俞公聽了之後，『大驚』，俞先生生平所為，沒有別人知道，這個陌生人他怎麼會了解得這麼清楚？經他這麼一說，心裡非常驚訝。他就對張先生說：

【聞冥冥之中。纖善必錄。予誓行善事。恪奉規條。久矣。豈盡屬虛名乎。】

俞先生聽了張公所說的，並不服氣，我聽說冥冥之中都有鬼神監察，很小很小的善事，鬼神也知道。他說我這麼多年結文昌社，與同學發願力行善事，文昌社裡訂的規條就等於戒律一樣，大家都要遵守，我也是遵照奉行，沒有違犯，難道這些都是虛名嗎？

【張曰。】

張先生就告訴他：

【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。君之生徒與知交輩。多用書文舊冊。糊窗裹物。】

『糊窗裹物』，「裹」就是包裹，包東西。

【甚至以之拭桌。】

甚至拿字紙來擦桌子。

【且藉口曰勿污。而旋焚之。君日日親見。略不戒諭一語。但遇途間字紙。拾歸付火。有何益哉。】

張公就在文昌社規條裡，舉出幾樁事實來跟他說明。《陰騭文》很重視愛惜字紙（這是重視文化，重道，文以載道的示範意義），當然他們文昌社也有這一條。張公就跟他講，既然有這一條，就

應當依教奉行，但是你們並不是這樣做，你們還是拿一些書，毀壞的書、舊書，或者寫過的文章，這些都是字紙，來糊窗戶。古時候的窗戶沒有玻璃，是用紙糊的，用紙來糊窗戶。古時候門窗是用紙糊的，古時候還沒有發明玻璃，用紙糊有的比較講究，採用花紋較好的紙來糊窗、糊門。

用字紙糊窗，確實也很多，還用字紙來包東西，這是大不敬。現在這個時代用紙來糊窗戶，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，很好的包裝紙很多，不用再用字紙來糊貼，古時候就有。但是用字紙包東西，還是很常見，譬如一般用報紙包東西，包吃的，還是有。我們明白重道尊師之意，自己應當盡量避免，我們自己不要去犯，不要做。別人他要怎麼做，他要用字紙來包東西，他如果不了解，你去勸他，他反而會起反感。這就是看到人家造業，你也沒有辦法把他拉回來，只有從自己本身來做起，做給人家看。你如果要勸人家，人家說你迷信，大家都用字紙、報紙包東西，我為什麼不能用？有幾個人懂得這個道理？所以其義甚深！

敬惜字紙的意義，要知道過去的字紙跟現在不一樣，與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不同。從前的書籍都是木刻版本，字刻在木板上，再用紙在版上一張一張慢慢的印；再來就是用毛筆，人去抄寫。所以過去的字紙，要得到一本書，可以說很不簡單，很不容易。如果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章，誰肯花那麼多的錢去印一本書，字是一字一字去雕刻的，不是像現在電腦排版很方便，照相製版很方便。古時候很麻煩，而且量很有限，可見從前要得一本書很不容易。如果不是相當富有的人，要買一本書，買不起。因此，既然是好書，好的文章，文以載道，書如果有破損要補，要修補；實在破得不能用，才恭恭敬敬的將它焚化，不能隨便亂丟棄，這就是重道。我們通常講一切恭敬，對於法寶的恭敬。經書屬於法寶之一，現代雖然印刷術

發達，我們對於經書還是一樣要恭敬。你敬才有福，你如果不敬就是造罪業，也就是折損自己的福報。不知道的人，天天在折福，無可奈何；我們明瞭的人，就不可以這樣做，雖然是包東西，也盡量可能不用字紙，不用報紙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要包東西，應當要用牛皮紙，或者包裝紙這類的，不要用字紙來包。我們讀到這裡，就明瞭古聖先賢教化眾生的苦心，就應當這樣做，縱然這個道理想不通，你只要照這樣做，保證你有福報。你如果說要等到什麼時候想通了再做，恐怕等到你想通的時候太慢了，壽命也差不多了，想做也來不及了。所以聖人教我們怎麼做，我們就怎麼做，不要管他什麼道理，這就是有福報的人。

張公跟他說，當你看到朋友或者學生用字紙糊窗戶、包東西，你從來沒有勸告他們一聲，連一次阻止也沒有，只不過在路上看到字紙，才撿回來焚化，這是做個表面、做給人家看的，這不就是專務虛名嗎？你就是做個表面給人家看而已，這就是虛名。

【社中每月放生。】

『放生』在佛門裡也很流行，昨天我們社團有好幾個義工去參加放生的活動。「放生」，這是很好的善事，俞先生在當時那個時代他們就有放生。他怎麼放？

【君隨班奔逐。因人成事。倘諸人不舉。君亦浮沉而已。其實慈悲之念。並未動於中也。】

他也跟人家參加放生，但是這也只是一個表面而已。這段講放生修善，不管什麼事情，都要從心地發出來，從你內心真的發心。不是別人提倡這樣做，你就跟隨著別人去做；人家如果不做，你也就不做了。你心裡真正的慈悲心沒有發心出來，不是真正要放生，沒有，只是看到別人做，跟著人家去參加，別人如果沒做也就算了，真正慈悲的念頭沒有生起來。所以放生主要就是培養我們的慈悲

心，不忍心眾生被傷害、被殺害。這就是對俞先生說，你跟人家去參加放生，也不是出自於自己的真心，隨喜當中也沒有盡到力量。隨喜功德是要盡心盡力，這才叫隨喜，沒有盡到心力就不叫隨喜。所以，你並沒有真實『慈悲之念』，在外面還標榜我是很仁慈，實際上心裡毫無仁慈之心。

【且君家蝦蟹之類。亦登於庖。彼獨非生命耶。】

你們家裡的廚房，自己吃的蝦、毛蟹，我們現在一般吃海產類，這些也是生命，你同樣是在吃眾生的肉。文昌社裡，可能不是天天吃素，不是長素，大概一個月只有幾天吃素。像我們現在說的初一、十五，或六齋日、十齋日，一個月有幾天吃素食。回去他家，吃這些海產，動物這類的，也吃得很多。他說你家廚房也常常在殺生，蝦子、毛蟹，海產類的也吃得很多。

【若口過一節。】

這就是口業，指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都犯了。

【君語言敏妙。談者常傾倒於君。】

『語言敏妙』，我們一般說妙語如珠，就是他很有口才，說出來的話，大家都欽佩他，沒有人能說得過他。「敏妙」就是他很會說話，我們說很有口才。很有口才，如果用在不對地方就變成造口業，口業造得比一般人還要重。所以俞先生為人能言善道，能言善道就是非常會說，他自己本身又有才學，很會說風涼話諷刺人；他用的詞句都非常巧妙，大家聽到他講話，都能被他折服，對他很佩服，說得很好。他有口才，無理的事他也能夠把它說成有理，他有強詞奪理的本事，你講不贏他，說得讓你不得不服。

【君彼時出口。心亦自知傷厚。】

雖然自己很會講，講得很痛快，可是他自己還有一點良心，曉得這樣說話有傷厚道。說話太刻薄，好勝心強，不肯輸人，講話不

認輸。「幸有此一點良心，為今後轉禍為福之機。」幸好他還有一點良心，知道自己這樣講不好，也不對，這是他的善根，做為以後轉禍為福的一個機緣。不然灶神到他家跟他講，他也不接受，他也不會聽。就是說他雖然有犯這麼重的過失，可是他還是有善根，遇到人家勸導他，他才會接受，他才會聽。他自己也知道這樣做，會傷害自己的厚道，表示他還是可以教，可以回頭。在四十七歲機緣成熟，灶神到他家的時候，把他的迷網點醒了。

【但於朋談慣熟中。】

在熟悉的朋友當中。

【隨風訕笑。不能禁止。舌鋒所及。觸怒鬼神。陰惡之註。不知凡幾。乃猶以簡厚自居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】

這是講妄語之過，造口業。在朋友談論當中，言語不讓人，不讓人就是大毛病。我們讀《了凡四訓》末後一篇「謙德之效」，懂得謙虛，謙虛的反面就是不能忍讓，不讓人，所以說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，這就是自滿自大。一個人言行如此，鬼神見了都厭惡，都討厭，所以說『陰惡之註，不知凡幾』。《地藏經》講「南閻浮提眾生，舉止動念，無不是業，無不是罪」，自己還不知道，還以『簡厚自居』，以為自己很厚道，是一個好人，要欺騙誰！難道能夠欺騙天嗎？

【邪淫雖無實跡。君見人家美子女。必熟視之。心即搖搖不能遣。但無邪緣相湊耳。君自反身當其境。能如魯男子乎。遂謂終身無邪色。可對天地鬼神。真妄也。】

這是舉出意惡裡面最重的邪淫。俞先生雖然沒有邪淫的實跡，也就是沒有做邪淫之事；但是有這個念頭，只是沒有邪緣而已。所以張先生叫他自己認真的反省，如果因緣湊合，你能不能像魯男子一樣？『魯男子』是《孔子家語》裡面一段記載，春秋時代魯國有

一個人，確確實實做到不動心，那才是真正的『終身無邪色，可對天地鬼神』。而你做不到，你仍然有邪念，真是自欺欺人。你說你這條戒修得很好，這是欺騙人的。

【此君之規條誓行者。尚然如此。何況其餘。】

張公說，這是你們文昌社定的規條，你都做不到，其他沒定的，當然就更不必說了。由此可知，張先生所講專務虛名，這不是假的，一條一條說出來，使俞先生無話可說，確實是如此。

【君連歲所焚之疏。悉陳於天。】

你每年寫的疏文，灶神爺確確實實有幫你送到天庭去，呈交給玉皇上帝。

【上帝命日游使者。察君善惡。數年無一善行可記。】

上帝不是都沒有理你，上帝也是有派『日游使者』，派神來觀察好幾年了，看你是不是有做好事？這些年沒有一件善行可以記錄，做的善事都不是真的。這就是《了凡四訓・積善之方》講的，善有真有假，做的都是假善不是真善，惡都是真的，善不是真的，所以『無一善行可記』，沒有一件善事可以記。《了凡四訓》末後一章有講到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我們要相信。現代這些邪鬼惡神充滿世間，心地要是不正，必然走入邪道邪教的佛堂、神壇，這些事確確實實妨礙了正法弘傳。鬼神之事真正是有。可見上帝對他並不是不關心，天天派日游使者尊神來考察，考察好幾年，沒有一件善事可記，只見到他造惡業。

【但於私居獨處中。見君之貪念。淫念。嫉妒念。褊急念。高己卑人念。憶往期來念。恩讎報復念。憧憧於胸。不可紀極。此諸種種意惡。固結於中。神註已多。天罰日甚。君逃禍不暇。何由祈福哉。】

這段開示，最為要緊，我們要能夠真信。張公雖然說俞先生讀

書要切實反省，字字句句實在是忠告我們自己。鬼神天天在考察，找不到他有善念，只看到他貪瞋痴的念頭。有『嫉妒念、偏急念』，傲慢的心。『高己』就是傲慢，貢高我慢。『卑人』就是輕視別人，瞧不起人。『憶往期來』就是打妄想，想過去，想未來。『恩讎報復』，過去如果有人對不起他，念念在心，一直想報復，心裡都是這些惡念。這都是說明他的意惡很重，就是說心裡貪瞋痴，經典說身口意，意的惡很重。

身口意三業，意惡最大，身口兩業都是從意惡而生。修行重在修心，心地清淨了，身口自然清淨；意要是不清淨，身口也假裝不來。我們看俞先生過去，他就在身口做表面的，內心意惡絲毫沒有改變。神明的監察特別著重意惡，所以告訴他這些果報，確實所說的不止如此。『君逃禍不暇』，你逃避災禍都來不及了，還要求什麼福報！你哪裡還會有福報？你的災禍愈來愈多。

【公驚愕惶悚。伏地流涕曰。君既通幽事。定係尊神。願求救度。】

這位陌生人，對俞先生心裡隱藏的惡念知道得這麼清楚，都把它說出來了。俞先生聽了，確實很害怕，伏在地上流著眼淚苦苦哀求說：你既然曉得這些幽微之事，一定是神仙，不是普通人，求你來救度我。接著這段，就是說明他還有一點善根，憑著這點善根，神明才來度他。若沒有這一點善根，也不會遇到神明。思之思之，我們要詳細去想，他如果沒有這一點善根，神明來告訴他也沒有用。下面灶神就告訴他：

【張曰。君讀書明禮。亦知慕善為樂。】

這就是他可以改過自新的一線生機。他是個讀書人，讀書明理，也曉得羨慕善行、善言，以此為樂。

【當其聞一善言時。不勝激勸。見一善事時。不勝鼓舞。】

這就是他還有這點善根，但是善根不深，見了善事，當然很想去做，也會受感動，但是煩惱、習氣太重。

【但旋過旋忘。信根原自不深。恆性是以不固。】

但是一下子就忘了，他信根不深。『恆性』就是長遠心。沒有耐心，一過去就忘了，他的毛病就在信根不深，習氣太重，沒有長遠心，沒有耐心，很容易被外境所轉。

【故生平善言善行。都是敷衍浮沉。何嘗有一事著實。】

毛病就發生在這裡。我們學佛的同修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四眾弟子，自己反省有沒有常犯這些毛病？我們聽到善言歡喜，見到人行善也歡喜，但是過後就忘了，跟俞先生犯同樣的毛病。這不止是說我們，俞先生是明朝的人，跟憨山大師、蓮池大師同個時代。在過去釋迦牟尼佛出世的那個時候，也是這樣，沒有例外。如果善根真正深厚，早就成佛作祖了。成佛作祖的人畢竟是少數。

這集的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報告到這裡，下面下一集再繼續向諸位報告。